

# 立夏

□杨龙美

又是一年立夏之时，我想起去年的这天，我走在路上，走在春花烂漫的柔柔尾音里，也走在夏潮初长的蓬勃热闹里，还有五一假期带来的人山人海的浪潮里。

异乡的风吹得有点紧，但带着暖暖的味道。我看见路边的月季花开出了最好看的颜色，一种柔黄，一种娇红，两者在一朵花上相容，有着缠绵悱恻的味道。我想，这应该是爱情所赋予的。

匆忙赶路的人和风一样走得急，把一种夏天的淡淡的气息掀开便妥妥地散开，仿佛在不时地相互提醒：夏天到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活力，可以尽情舒展你的激情，把该挥的汗撒出去，该抒的情说出来，该活出的劲头，一分也不差地使出来。

突然明白，原来夏天是生命最旺盛的时期，是生命最贴近自然并渴望与其真正相融的时期，是生命最需要活出内心最真实需求的时期。恐怕还是生命最不需要伪装的时期。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奔着层层叠叠的景来了，奔着缠缠绵绵的爱来了，奔着特立独行的饱满情绪来了。

夏天是热爱生活的人们真正拥抱自然，尽情抒发情感的季节。这个世界，有好些事或者人，相遇亦或别离都有它的定数。你回望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景、抒过的情、爱过的人，无论深浅，都会化成一段记忆，或清晰或模糊，可能被你常常想起并留下永久的印记，也可能根本不被

你感知，但它们已经深深浅浅地融入了你的生命里，成为今天的你不可或缺的生命隐性的一部分。

去年立夏前一天的下午，异乡的街上突然刮来几阵大风。我一个人走在街道边上，看不断穿行的车流，像看风在急促地行走。突然一棵树上的两根树枝被风刮了下来，砸在一位骑单车的年轻女孩身上。女孩下了车，看了看掉下来的树枝，又摸了摸被砸过的头，理了理头发，然后轻轻松松地和同伴说笑着，又上了车，像一阵风一样地从身旁骑过去了。我突然觉得这两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就是真正属于夏天的了。我弯腰捡起树枝，把它们扔到了大树根边。我只愿快出行的人们，一路畅通，平安吉祥。

立夏，是宣告夏天的来临，大概也是对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呼唤吧。那是一种富有韵律的铿锵之音。它是在春的饱满的抒情之后喷发出来的激情，这激情里隐含着个体生命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强烈的参与意识。所以社会层面或者个体生命中好多的重大节日或转折都定在夏天。比如国际儿童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八一建军节，还有决定十年寒窗苦学的学子们一生命运的全国高考。

夏天代表一种希望、一种进取、一种拼搏、一种担当、一种满满的朝气与热情似火的干劲！

在这个新的夏天，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目标，但愿自己能够以最稳健的步伐，踏踏实实地奔它而去并最终完美实现它。

(作者系江苏省东台市文学爱好者)

## 唱给母亲的歌

○左士民

母亲像一座大山，  
大风大浪为我们遮挡；  
母亲是一滴甘露，  
滋润着我们的成长。

母亲教育我们，  
做人要讲诚信。  
母亲把一生的精力，  
都无私的奉献。

母亲，我要用心，  
抚平您满脸的皱纹；  
母亲，我要用情，  
染黑您花白的发丝！

母亲永远年轻

母亲的手最勤劳，  
母亲的手最温暖。

母亲的心最宽容，  
母亲的心最仁慈。

母亲的爱最伟大，  
母亲的爱最无私。

母亲是大海上的明灯，  
母亲是沙漠里的小溪。

母亲永远是我心中的太阳，  
母亲与祖国永远年轻！  
(作者系江苏泗阳县文学爱好者)

## 献给母亲的康乃馨

○卜庆萍

五月百花中  
有一束最美的花  
儿女手捧这束花  
深情地对母亲说  
节日快乐

一束束康乃馨  
无声的芬芳浸透了五月  
一件又一件挥之不去的往事  
翻开了母爱的扉页

春草嫩芽绿  
有一双手像春雨  
在儿女成长的道路上  
写出一首唱不尽的歌

牙牙学语的小路上  
枯瘦的母亲啊  
锁着眉头静夜苦思  
把心思全装进了儿女的衣兜里

酷夏的园子里  
手掌摊开是蒲扇  
寒冷的月光下  
那双结满老茧的手轻轻一抹  
儿女的额头就有了暖意和温热

行走的路上  
一个眼神和一串小脚印  
都长在母亲的心尖上  
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下  
母亲检阅的却是把筋骨长出来

日夜操劳的母亲啊  
每天都是母亲节  
接受儿女的祝福吧  
为您送上一份贴心与健康  
献上一束长满心意的康乃馨  
(作者系山东省微山县文学爱好者)



《乡村春色》  
李海波  
摄

## 倚门而坐的母亲

□路来森

年迈的母亲，闲暇时，喜欢倚坐在堂屋的门边上。

拿一个脚凳，放在门边上。人，坐在脚凳上；脊背，倚在门扇上。那扇幽暗的，饱经了时间烟火的风门，就成了一座可以依靠的“山”。多年来，这座“山”，成了母亲特定的，身体和精神的栖息地。

母亲坐在门边的时候，总会找一些事情，来消遣这些“闲暇”的时光。比如秋后，她会拿几个老玉米，放在箩筐中，用她那老皱的手，去剥取玉米的籽粒。她先用一把剪刀，在老玉米上划出一条沟槽，然后顺着沟槽，将玉米粒，一粒粒地剥下。她做得很专心，眼神目不转睛地盯在老玉米上，金灿灿的玉米粒纷纷落下。那一粒粒金黄的玉米，仿佛就成了一串串记忆的往事。母亲神情端详、安然。我觉得，她的心，一定像花儿一样在绽放。冬日里，母亲喜欢坐在门边上，做一些针线活。她戴着老花眼镜，缝补的衣服就放在膝盖上。她，一针一线地做着，不时还将缝补的衣服拿到眼镜下，端详一会儿。这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她眼神里，流淌着的慈爱和温情。也许，她从这缝补的衣服中，又感受到了从前带给儿女的那些关怀和关怀中那些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但更多的时候，母亲只是安然地待在那儿。

她目慈神详，常常以一种淡然的情态，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室内，时光在慢慢地流淌；看着老屋，苍黑的屋脊上，深藏的记忆慢慢开放出往事的花朵。于是，母亲就笑了，她笑在一种对已逝的美好回忆中。有些时候，母亲会静静地看室外的景象，看庭院中摇曳的树枝，看阳光在枝叶上跳跃、划过，看鸟儿栖息在枝头，然后发出锐利的鸣响，划破天空的明亮。藏蓝的天空，一朵云飘过，母亲看着，看着，一直看到那朵云消失在视野之中……

这个时候，母亲看上去异常安静。那些曾经的风雨和世事的沧桑，都沉淀为一种淡泊和宁静。她的心，大概就像那朵飘过的云：随和、自如、轻快、洒脱。

看着母亲这样的情态，我常常想：母亲是何以养成如此“倚坐”的习惯的？也许，这，就来源于从前她那过度的忙碌和操劳。母亲的青壮年时期，正是大集体时期，那是一个贫穷而劳苦的年代。在外工作了一天的母亲，带着一身的疲倦，回到家中。她首先需要的就是休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依靠。而那扇敞开的门，就成了家的最温厚的存在。于是，她赶紧拿了一只脚凳，坐在门边上，倚在门扇上，一方面借以休息，一方面享受家的那份温馨的感觉。

守住了一扇门，就守住了一个家。常此以往，也就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也许，这种习惯，来自于一种等待和牵挂。那个时候，家里人口多，孩子小。饭做好了，可，吃饭的孩子却没有回家。于是，母亲只好等待。一开始，也许只是倚在门框上，等待的时间久了，便只好找个脚凳坐在门边上，期待的眼睛，凝视着慢慢亮上的夜色……或许，更多的时候，是在思念我那工作在外的父亲，母亲坐在门边上，让长长的牵挂，走出门外；用思念的话语，向父亲诉说着家的温暖……

如今，母亲依旧倚坐在门边上。坐在她的记忆里，坐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坐在她那份不渝的坚守里……

(作者系山东省昌乐县文学爱好者)

创建法治政府

优化法治环境

总编辑  
褚洪波